



咱是一家人

羅 洪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羅 洪

咱 是 一 家 人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陈連珍老大娘”、“咱是一家人”等七篇报告，都是寫農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集体主义的精神如何在農民身上成長起來，本位主义的以至自私自利的落后思想如何被抛弃、被挤掉。

“陈連珍老大娘”和“咱是一家人”就是描寫两个集体農庄里的老大娘怎样公而忘私地領導生產，帮助落后，并把自己学会的技術热情地傳授給附近的合作社。通过这两个年紀虽然大了可是思想上非常年青的老大娘，我們可以感受到農民的一些新的精神面貌。

“老袁这个人”描寫的是个别有着本位主义思想的干部，他只看到自己生產队的利益，不能看到全農庄的利益，在一系列的具体教訓下，他認識了自己已經落在隊員們的后面了。

“挤掉它”是批判旧社会殘遺下來的思想意識和損公利己的惡劣作風的。

其余三篇描寫了集体農庄中男女庄員的成長和幸福心情。

咱 是 一 家 人

羅 洪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31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5/18 字數 48,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6) 0.20 元

目 次

陈連珍老大娘.....	1
老袁这个人.....	11
青年庄員陈長祿.....	25
向往.....	35
咱是一家人.....	42
挤掉它.....	53
不能忘記的日子.....	62

陈連珍老大娘

“怎么不到咱生產段來啊？”陈連珍老大娘拉住我的手說。

“一定要來的，”我說。

我跟这老大娘第一次見面的时候，就交上了朋友。跟她第一次見面，还只是五六天前的事情。那天早上，她到農庄管理处，推門進來，正好農庄主席在倉庫工地，几个會計員也有些小事情走开了。她看看兩間屋子都沒有人，就盯住了我。我向她一看：矮矮的个子，臉上滿是皺紋，下巴尖尖的，嘴唇抿得挺緊。我估計这位老大娘只五十多歲，但那模样兒顯得蒼老些。

老大娘盯住我看了一下，我才發現她的眼光还很銳利，挺有精神。她含着笑把我打量够了，才開口問道：

“都不在啊？”

“一會兒就來，老大娘。”

她跨進門口，一边把我打量，一边向我走來。我一問她生產隊的情況，她就精神抖擻地談开了。談到后來，忽然她弯着点腰，向我挨近些，低声說道：

“唉，咱隊里最落后的兩三个隊員，都是女的，真伤腦筋。可我有信心幫助她們進步。”

她那語气是誠懇的，嘴角旁边的皺紋蹙得更深了。从这

短短的談話里，我已經知道她是生產隊長，我更知道这是个非常关心隊員的生產隊長。

不一会，農庄主席進來了，老大娘迎着过去，走到隔壁那間屋子里，談了一陣，只听得老大娘好几次高声說道：“一定要解决，这些問題都要赶快解决。”

我沒有听清楚他們談的是什麼問題，只偶然听到一句兩句，好象是統計員工作沒有做好，隊員們很有意見。

“本來老王同志要來報告的，第九生產隊忽然有点問題要解决，沒法抽身。”她又补充說，“隊員們下了地，我就來了。耽誤一点工，也只能耽誤。”

我知道老王同志是農庄工作委員會的駐隊干部。

談完了，老大娘匆匆忙忙往外走，可是沒有忘記我，扭过头來向我笑笑，對我說：

“到咱生產段來吧！”

这簡單的一句話，在我听來覺得無限親切，而且老大娘那种当家作主的态度吸引着我，她那顆火热的心，好象离得我很近。

隔了兩天，我第二次跟老大娘見了面。这是在生產隊長會議上。休息时候，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笑咪咪的對我說：

“請你給我念一遍，好不好？”

我一看，这封信是从西藏來的，還沒有拆封。

“今天收到，剛才來开会，管理处把它交給我的。”老大娘声音低低的，可是那声音很不平靜。

西藏，这么远的地方，是什么人寄給她的信啊？我向老大娘瞅了一眼，心里便明白一半了。从她略微側着的腦袋、臉上

舒展的皺紋，我能够肯定，這是她的親人寄來的。

她感到我在打量她，松了口氣說：“快兩個月沒有信寄回家了。”

她這句話說得那麼低，那麼急促，這等於向我提意見：我不應該這樣慢條斯理。于是我急忙抽出信紙，給老大娘一句句讀着。

她聽得一字不漏，遇到沒有聽清楚的地方，要我再補讀一遍。

“噯，小伙子勁頭真高！公路築好了，又去搞農業建設。”老大娘自言自語地，把信接了過去，放回口袋里。然後隔着衣服，輕輕按了兩下。

“西藏，到底有多遠哪？”她問我。

我告訴她，那地方確是不近，可是新築起來的公路鐵路，把路程一天天在縮短。

“這話不錯，我兒子不就是干着這個工作嗎！”

老大娘又告訴我，本來她兒子離家鄉只兩三百里地，幾次邀她去部隊里住幾天，她恐怕耽誤生產，都沒有去。現在兒子跟隨部隊到西藏搞大建設，聽人說隔着千山萬水，想去也去不成了。

“將來交通更方便些，你老人家不去，他告假回來看看你，也不困難。”我很想安慰安慰她。

老大娘點點頭，沉默了一會。

“說也奇怪，不管怎麼遠，我覺得總是跟兒子在一起，也跟大伙在一起。”老大娘一邊說，一邊讓兩只眼睛忽閃忽閃的看我。“別看我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我還有使不盡的勁兒呢！”

老大娘的声音里有股甜味，可又透着一种叫人震动的东西。我握住她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心里却说着老大娘刚才说过的话——跟兒子在一起，跟大伙在一起。

她的心胸那么寬廣，跟大伙的心是連在一起的，这是大娘渾身力量的源泉。

我握住的手是那么粗大，布满了青筋，跟大娘矮小的身材很不相称；可是它曾經使出过不少力量，今后还有“使不尽的勁兒呢”！

老大娘忽然又抿緊嘴，半晌才說：

“話也得說回來呀，勁頭再大也不管用，工作上我就是缺少办法，哪能跟年青人比！”

想不到老大娘在我面前这样謙虛起來。我笑着搖搖頭，表示不相信，可是她的臉色竟那么認真。

“不給你說客氣話，”老大娘瞅着我說，“晚上一躺下來，想起這也沒办好，那也有缺點，心里真难受呢！”

这么說着，老大娘的模樣越來越嚴肅了，皺紋深深地蹙在一起。兩眼霎了好一会，忽的伸手拍着膝蓋說：

“哪一天寫信給兒子的時候，能够告訴他，我工作上多了些办法，減少了困難，他不知該高興得怎樣咧。”

“農庄已經有很多進步的地方，也有你的一份力量啊，這不是可以告訴你兒子嗎？”

老大娘不反對我的話，可也并不很同意。她勉強笑了笑，掉過臉去，低聲說道：“這算什么呢？這一份力量太小了！”

只有嚴格要求自己的人，才這樣不能滿足。我見過不少這樣的青年和中年人，可是這樣的老大娘，還見得不多。

今天，她說着“怎么不到咱生產段來啊”的时候，我感到老大娘有几分不高兴。

我跟她开玩笑說：

“你們生產段里，目前有什么問題沒有？要是有问题吸引我，我馬上就來。”

“嘻嘻，”老大娘笑了一笑。“沒有問題才怪咧。我們沒把問題解决得好，那倒是真的。”

老大娘有点認真起來了，我便沒法再說，玩笑不能开得沒有分寸。

隔了兩天，估計生產隊快要收工的时候，我到老大娘那边去了。太陽偏了西，白云輕輕浮动，麥田里碧綠碧綠的。我一边走，一边想起老大娘談到她兒子时候那种得意的神色，談到工作时候那种認真的模样，我心里便涌起一股暖烘烘的东西，好象老大娘精神抖擻地就在我的身边。

到了那个生產段，向庄員們一問，很快就找到了老大娘住的屋子。我一脚跨進去，看見一个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正在切葱，旁边放着几本小学教科書。我問她：陈連珍老大娘是不是住这个屋？她笑笑，点点头，兩眼滴溜溜把我打量一陣，向左边那个屋嘸嘸嘴，小声說道：

“在那边。”

我正想返身往那个屋走去，忽然听得一个女人高声罵孩子，接着又听得老大娘慢悠悠的說：“三嫂子，別怪到孩子身上去，咱們要平心靜气想想。你要是覺得我的批評不对，那就向我提意見。”

我的脚步不由得停住了，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去打擾她

們。三嫂子不則聲，那屋子里靜了一陣。我向那小姑娘看看，希望從小姑娘嘴里得到些線索，了解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小姑娘也側着點腦袋，停了活兒，兩眼不霎一霎地听着。

“爲了什麼？你知道嗎？”

經我一問，小姑娘倒又干起活來，笑了笑，不回答我。

這時候，那個三嫂子開腔了：

“咱干活不爲工分，又是爲什麼呢？”

那聲音硬梆梆的。聽這聲音，我仿佛感到有一個挂長的臉晃在我面前，脖子歪扭着，兩只眼睛偷偷地向別人睃着。

老大娘不慌不忙地接着說：

“爲工分，這沒有錯，可也不能光爲自己得工分。象你這樣，爲了自己多得工分，把活兒干得那麼粗糙，這又怎麼說呢？要是人家都象你這樣栽馬鈴薯，不管芽眼兒在哪裡，不是一塊塊認真的直插，却隨便丟在土裡，這怎能叫它發芽扎根？到時候一點都收不起來，你說怎麼辦？”

那邊屋子里又靜了一陣。

“三嫂子，你一定想的挺輕鬆：一個人這樣搞，沒啥關係，一個人只栽十幾二十畝，算得什麼，農莊有多少栽馬鈴薯的地！自己能多得工分，什麼都不管啦，是不是？”

我聽得老大娘這麼說，好象看見老大娘那個矮小的身子靠近了三嫂子，說完話便抿着嘴，眼睛里含着點笑意。

“可你不能叫我把一天干的活都返工啊！這樣，我的工分——”不知怎麼的，那三嫂子說到這裡，便沒再說下去。

“對了，千句并一句，你就是爲了這個才不高興。只批評你幾句，不叫你返工，你就沒有意見，是不是？”

我聽得出來，老大娘的聲音里有責罵也有愛撫，我雖然沒見過三嫂子是怎樣一個人，可是我眼前好象有個婦女歪着脖子，臉蛋紅紅的，有點不好意思，嘴唇動了幾動，沒有則聲。

我已經有點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又想起了那個小姑娘，很想搭訕幾句，可是回頭一看，小姑娘早已不在屋子裡，剩下我一个人，傻乎乎的站在小桌子旁邊。正在這時候，小姑娘從鍋屋裡出來，從桌子上拿起兩本小學教科書，又往鍋屋走去。那個屋子裡，老大娘正在哄孩子，大概三嫂子沒有什麼再可說的，談話已經告一段落了。我這才注意起老大娘這間屋子來。屋子方方的，並不大，東西也不多，收拾得挺干淨。猛一抬頭，看見壁上貼着個紙糊的小口袋，裡面插的是信。雖然只看到面上兩三封，我可以斷定都是老大娘兒子寄來的。就在此口袋不遠處，還貼着一張照片。那照片嵌在紙糊的框子裡，紙已經黃了，照片上略微沾了點灰塵，可並不損害照片裡那個青年的英雄氣概。

“這不用說，就是老大娘的兒子啦！”我喃喃自語。

正看得出神，忽聽得有人說道：

“啊呀，家裡有客，我還不知道呢。”

回頭一看，正是老大娘，攙着一個五六歲的孩子，這一定是三嫂子的孩子了。一天勞動以後，還得隨時解決隊員一些思想問題，老大娘是够累的。她的腳步有點沉重，可是她還要端板凳倒開水的招呼我。我趕忙攔住她，自己動手。

“你才來啊？”她問我。

我告訴她已經等了一會，老大娘知道我聽到了她跟三嫂子的談話，用嘴巴向那個屋嚮了一嚮，向我笑笑。

“你說這不是個問題嗎？”

她很有意思地向我瞅了一眼。然後轉身出去端了一盆水，一邊洗手一邊輕輕告訴我，她生產隊里，三嫂子的愛貪小便宜、只為自己打算，是數一數二的。

“一個不順心，還要指雞罵狗，把孩子做出氣洞。”老大娘有點生氣。“孩子懂什麼？不怪自己倒怪起孩子來了。”

我記起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候，她說的那句話：“咱隊里最落後的兩三個隊員，都是女的……”大概三嫂子就是其中的一個了。

鍋屋裡一陣響動，老大娘趕忙把水盆收拾了，走去跟小姑娘一起把晚飯端來。小姑娘到外面去轉了一下，叫來一個小男孩，約莫比她大一兩歲。我才知道老大娘家裡還有這兩個兒女。那小姑娘沒端起飯碗，先拿塊餅給三嫂子的孩子。

“別客氣，”老大娘把饅頭和一碗高粱米粥送到我面前。

我告訴她，為了到這裡來，我提早吃了晚飯，什麼都別為我操心。

老大娘忽然想起來了，笑呵呵的說：“對，你是要找問題來的！”

給她一笑，我倒一時說不出話來了。她匆匆忙忙吃了一陣，站起身來，托着飯碗，想了一下說：

“要說問題，我自己就有問題。”

我不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有點摸不著頭腦。

她一口氣把粥喝完了，又說下去：“這是實在話，到底上了點年紀，腦子不靈敏，想得東來忘了西，總有那么件把事情沒顧得到，我自己對自己也不滿意。你說，這難道不是問題？”

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意见可以說說的：“老大娘，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不一定都差。”

嘿，老大娘的眼睛本來是挺有精神的，一听这句话，赶忙瞅瞅我說：

“不見得，不見得。就象对三嫂子吧，我是做了点工作，可还是沒摸透她的心，迁就的时候太多，帮助的次数太少，她進步比較慢，你說我能够滿意自己的工作嗎？”

她虽然又端起碗，繼續吃着，可是这高粱米粥似乎不及剛才的香啦。我曾經听人說过，老大娘对隊員們是比較嚴格的，她的威信也比較高。可是我很明白，她对自己的要求更高。

我觉得她家里倒真有一个問題，两个孩子还小，女的在念初小，男的讀过兩年又停学了，因为經濟上还有困难。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动力，支持一个家，可不容易。听說她兒子有时寄錢回來，她总是帮助一些比她更困难的隊員。別人从來沒听她說过，她家里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老大娘吃罢，抬头向壁上一看，急忙对我說：

“你看过我兒子的信了，可還沒見過他的照片。”

“見过了，小伙子挺有精神。”

她向照片睃了几眼，然后低声对我說：“咱年老的要是能赶上他們一丁点，也就不差啦。”

这么說着，老大娘臉上紅紅的，很有几分得意的神色。

“農庄嘛，也很不簡單哪，”她又說，“生產技術要改進，作物还要增多。嘿，上級对咱農庄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咧，你看我这个老婆子，能跟得上嗎？”

我干脆回答她：不但能，而且还走在头里。

快近黃昏了，屋子里光綫有点模糊了，但我看得很清楚，大娘的眼睛一忽兒瞅瞅照片，一忽兒瞅瞅我，她的身子竟微微有些發抖呢。

我覺得老大娘并不落在小伙子后面，而是跟大伙一起在向前急急的赶。我心里不由得这么想：農庄有这样的干部，進步不会不快的。

我只管出神，竟沒有看到老大娘已經放下了卷得高高的衣袖，一边拍打褲腿上的灰塵，一边瞅着我。我一抬头，她笑道：

“今晚上咱隊干部开会，要談些生產上的問題，也要談各小組的生產競賽。你不是要找問題嗎？去看看有什么問題沒有。”

这时候我才感到屋子里有点昏暗了，桌子已經收拾干淨，鍋屋里有响动，大概是小姑娘在刷鍋洗碗。三嫂子的孩子，已經回到自己屋里去了。

我跟老大娘一起往外走，她對我說：

“要是你覺得有問題，今晚就別走吧。”

“本來要耽几天的，”我搶着回答。“耽一天太沒有意思了。”

“好，你住几天，我就得請你仔仔細細寫封信咧。”

我又一次看到老大娘側着腦袋，臉上的皺紋都舒展開來。老大娘好象年輕了几歲，快要沉落的太陽照着她，滿臉紅紅的。

老袁这个人

農庄管理处的一長排屋子，站在麥田和馬鈴薯田的中間，从管理处东端那間屋子里，傳出一陣陣說話声音，响亮得把四下里一片沉靜冲破了。

这屋子里，正在進行農庄工作組會議。兩張方桌并在一起，周圍坐了十二三个人。其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睜着一雙圓溜溜眼睛，先是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接着沉下眼皮盯住面前的小本子，好半晌連眼皮也不抬一抬。

“老袁，你說呢？”政委已經把老袁打量好几眼了，看他还是没有抬过一次眼皮，便笑咪咪的問他。

老袁抬起臉向政委搖搖頭，表示沒啥意見。

可是政委总觉得老袁有一肚子的意見，尽管嘴上不說，臉上却到处在滲透出來。这不光是政委有这样的感觉，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會議上，政委提出一个情况：夏收时候，拖拉機站可能沒有收割机为農庄割麥子，完全要使用人力。麥子收起，緊接着就要收馬鈴薯。在这样情况底下，就得趁早做好准备：農具該修的修，該添的添；各生產隊的牲口要統一調配，按照各隊的田畝、產量、場地远近那些条件來估計，还要看看原有的牲口，才决定有的隊抽肥补瘦，有的却要抽瘦补肥。

当时老袁一听，就感到不是滋味，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說这办法合理，他怕自己的意見給別人看出來，所以沉下眼皮不敢抬了。可是他心里，翻江倒海的正鬧得凶呢。他記起今年春天，运输隊缺少牲口，把个小牛犢向他隊里來換头大黃牛的事，便發了愁：隊里精壯的牲口还有，政委既是提出这个办法，那么对自己两个生產隊的牲口，一定要抽肥补瘦了。

政委眼看老袁不則声，也不便勉强他，全神貫注地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敲点点的說：

“夏收是一場战斗啊，俗話說得好——麥熟一朝，千万不能有什么差池。咱要認真把准备工作做好，才能够得到勝利。”說到最后一句，政委讓眼光落在老袁臉上；老袁一轉臉，正好跟政委打个照面，赶忙又把眼皮沉了下去。

在老袁对面，坐着一个二十二三歲的小伙子，渾身結結实实的，伸起左手摸弄着一支黑杆鋼筆，兩眼不住地向老袁瞅，此刻看見老袁沉下眼皮，就忍不住說：

“老袁，有意見就提吧，別悶在肚里呀。”

老袁肚子里的东西不願意掏出來，就从牙齒縫里迸出這句話來：

“會議上怎决定，咱就怎办！”

老袁這句話說得那么輕，可是額角上却暴出了青筋，好象一肚子悶气別得轉不过來似的。

大伙一听这话，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的对望一眼。这是他不願支援蔬菜隊開渠時說过的話，誰都記得很清楚。這句話，本來是不坏的，可是在老袁嘴里說出來，竟变成了相反的意思，这等于說明老袁对政委的办法是有意見的，他心底里不

願照着办。

大伙的眼色有一陣小小的騷动，怕老袁散了会又要跟小王翻臉。工作組的人們都記得这么一回事：老袁为了不願支援蔬菜隊的開渠工程，跟小王翻过臉。

这还是去年的事情，農庄成立后不久，打算在几百畝蔬菜田旁边开一个渠，灌溉蔬菜。蔬菜隊隊員們不能为了開渠停止全部工作，所以開渠的劳动力由各个生產隊抽調，这样既能够限期完成工程，又不妨碍各生產隊的日常生產。可是老袁掌握的兩個生產隊，沒有按期出工。当时在工作組會議上把这件事指出來，老袁还理直气壯的說：

“到期沒通知我，我沒有知道。”

小王跟老袁在一个生產段工作，各人掌握兩個生產隊，情况比較熟悉，忍不住向大伙說明，他曾經提醒过老袁，老袁却沒有理睬。給小王这么一說，老袁的臉刷的一下漲得通紅，連忙說道：“誰知道提早了日期呢！我只知道會議上的決定，会上怎決定，咱就怎办！”

老袁這話惹得大伙都有意見。

“提早日期，也不是沒有通知的，你應該知道。”小王又补了一句。

老袁紅通通的臉給這話一頂，又变成了猪肝色，他兩顆小小的眼睛也不怎么灵活了，老盯住台上的筆記本，沒奈何地告訴大家：隊里生產任务重，自己的活也忙不过來。

“嘿……”不知是誰，在鼻子里漏出一声笑來。

小王已經把事实揭穿了，本來不想再說什么，可是眼看老袁一点不明白自己的錯誤，便干咳兩下，說：